

一日,回老家看望母亲。母亲唠叨,祖屋许久不住,不知怎样了。我这才记起,举家搬离祖屋已30多年了,距离上次回祖屋也差不多有十个年头了,于是决定去看看。

沿着斑驳的狭仄小弄,一路风景依旧。历经百年风雨的祖屋,已十分破旧,我好不容易打开锈迹斑斑的门锁,屋内昏暗潮湿,蛛丝尘网,墙面脱落,窗木腐朽。正感慨间,欣喜地发现厨房的老灶依然保存完好,没有坍塌的迹象。

这是一座双眼大灶,外灶膛上面装“尺六镬”(直径一尺六寸的铁锅),平时炒菜烧饭用。里灶膛上面装“尺八镬”(直径一尺八寸的铁锅),逢年过节才开启,用来烧粽子、煮大肉等。外灶和里灶之间还埋有两个汤锅,利用灶膛的热力温水,用来洗碗、洗脸。每口锅又配有二个木锅盖,一个平锅盖,一个高锅盖,与高锅盖对应的,还有一个竹饭架,

□开心时刻 钟伟/文

老 灶 趣 事

蒸菜时用。

望着堂屋长条桌上停摆的台钟,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。那时,父母起早摸黑地在田里劳作,烧菜做饭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我肩上。我也十分乐意,有了这等差事,可以少下地干农活。其间,还可煨煨番薯、烤烤年糕,其香味远远盖过如今满大街的烤红薯。对这口老灶,我倍感亲切,不仅仅因为它为我挡下了不计其数的农活,还给我带来了不少啼笑皆非的趣事。

年少的我,玩兴特别重,被父母责骂如同家常便饭。一个夏日的下午,住在隔壁的堂弟早早约我,五点准时烧饭,然后一起去河里游泳。我时间观念很

强,虽然早早淘了米,把干菜毗猪肉、打蛋、霉苋菜梗三碗菜搁在饭架上,合上高锅盖,但一直等到台钟敲过五下,才生火烧。

当时烧火大多用稻草,挽成“草结头”后,一个接着一个烧。刚烧到一半,堂弟过来了,说我太古板,不提前五分钟生火,还嫌我动作慢。在他的催促和建议下,我匆匆往灶膛里塞了十多个“草结头”,就随着堂弟出门了。一个多小时后,疲惫的父母回到家,迎接他们的是满屋子呛人的烟味,打开锅盖,看到半生不熟的饭菜,还有窒息未燃烧的一灶膛“草结头”,就知道了原委,气不打一处来,给我一顿胖揍。

过了几天,堂弟又来约我,

还是老时间。我还是坚持我的时间观,五点生火,仿佛历史重演,堂弟还是提前过来了,有了上次的教训,怎么可能犯第二次错误。堂弟灵机一动,取来一些木柴,塞进灶膛,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,堂弟信誓旦旦地说:“再熄火的话,我替你挨揍。”结果可想而知,迎接父母的是一屋子焦味,我也挨了一顿更猛烈的胖揍。在我痛哭流涕的时候,堂弟做起了“缩头乌龟”。

我决定“报复”堂弟。那天,我假装从地里回来,对堂弟说:“你妈捎了口信,做晚饭时蒸上30个咸鸭蛋。”堂弟信以为真,掏干了缸里的咸鸭蛋,数了又数,只有29个。“要不,向邻居借一个,否则小妈会怪我。”望着饭架上搁成“金字塔”状的咸鸭蛋,我偷乐道。

晚上,我如愿听到了隔壁歇斯底里般的惨叫声,但堂弟始终没有供出我,想必为了“一报还一报”吧。

□抒情天空 丁太如/文

挥不去的乡愁

掏一捧粒粒饱满的粮食
一半是心酸的苦涩
一半是丰收的喜悦
父亲的表情与庄稼有关
辛勤耕耘的是希望
刻骨铭心的是记忆
每一次回首都有艰辛坎坷

掏一捧朦朧氤氲的月光
一半是月影的婆婆
一半是月亮的圆缺
母亲的期待与远空有关
精心编织的是柔情
缝缝补补的是牵挂
每一次相逢都有悲欢离合

掏一捧魂牵梦绕的乡情
一半是远离的哭泣
一半是放飞的希冀
故乡的思念与游子有关
背井离乡的是乡愁
落叶归根的是思念
每一次捧读都有诗情画意

小时候,老家是清一色的瓦房。每到冬天,清晨的瓦上霜便是最好看的风景。结霜的日子,好像天要亮得早一点。太阳还没升起,四周就已被白霜照亮了。大人们照旧打水、生火,准备早饭。炊烟在瓦上袅袅升起,仿佛是霜的羽毛,在房顶上飘飘离离。炊烟环在瓦上,欲散不散,又似霜的情人,彼此缠缠绵绵。

吃过早饭,大人们拿着农具,到田里干活,孩子们则在附近的稻草上寻找冰棱。他们把捡来的冰棱,放在脚下踩。只听得“咕咕”声不绝于耳,一时间,欢笑声铺天盖地。可能瓦上的霜也被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打动了,纷纷从屋檐上滑下来。它们化作水珠,滴在石阶上,引得孩子们用手去接。最有挑逗性的,是垂在屋檐下那细细长长的冰条,水珠凝在末端,欲滴不滴。顽皮的孩子们拿着长长的竹竿去戳冰条,冰条一碰就碎,只听得“叮铃铃”一阵响,屋檐下已落满了碎冰。孩子们捡着碎冰,笑着喊着,追着闹着,好不痛快。

有时,霜也很调皮。它会以水珠的形式故意从屋檐滴到你的脖子上,让你冷不丁地打个激灵。你恼它,偏又抓不住它,你再恼它,它又滴你一滴。就这样,你恼,你也得笑,笑霜的淘气,也笑你的贪玩和粗心。

小时候看霜,山川大地沾得少,而唯独房屋上的瓦片沾得最多。放眼望去,白白的一片,格外耀眼。那时候天真地以为,霜在瓦上落得多,是因为它喜欢有人烟的房子,喜欢在瓦上看淘气的孩子们玩。后来读书了,才渐渐明白,原来霜落万物,都是平等的。泥土有可渗性,所以凝不住太多的霜。石头太滑,也沾不住霜。草木随风而动,霜一沾上,便又被摇落了。只有瓦,虽然灰头灰脑,但它不渗、不滑、不动,似乎是霜最好的栖息地。

瓦上的霜,像是孩子们眼里的童话,给他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。它又像柔软的棉被,轻轻地铺在房顶上,无声地温暖着一家人。当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掠过瓦片上的白霜时,就会听到父亲说:“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!”而我立刻就会想到,我和小伙伴们欢乐的游戏又将拉开帷幕。

时光如一叶扁舟,载着往事飘得很远很远。但是,眼前瓦上的霜,就像一位久违的故人,正缓缓朝我走来。似是顽皮的发小,又似是邻家可爱的小妹,让人感到很亲切很温暖。

□往事悠悠 吴渭明/文

晒谷场

老家村子里曾有一块晒谷场,在吴氏宗祠的东边,占地1000多平方米,是村里最大的一块空地,也是村民进出村庄的必经之路。

这块晒谷场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,每次回到老家,路过此地,脑海里总会涌现出一片金黄色的稻谷铺展在大地上的画面。曾记得,每年“双抢”前,村里都要对其进行一次“体检”,修修补补,开镰前,晒谷场总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粮食紧缺,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时候,看到晒场上躺着的金黄色稻谷,村民才会有几分安全感。

留在记忆里的晒谷场不仅仅是晒谷,还有很多温暖的回忆。那时候,晒谷场用现在的话说是全村的文化活动中心,也是村里社员开大会的地方。平时,大家都爱往那边跑。冬天,年纪大的人会拎着火烛在那晒太阳,我们小孩每天吃罢晚饭,碗筷一放,嘴里食物还未咽下,便往晒谷场跑,踢毽子、摔三角牌、捉小狗,追追打打,撒野作欢,真是其乐无穷。可以说,我童年的很多时光是在晒谷场上度过的。

记忆中,每年农历正月初一,是晒谷场最热闹的一天。这天,吃过早饭,男女老少都会涌进晒谷场,大家穿着新衣新鞋,带着对新年的美好期待,女孩子们踢毯子,跳牛皮筋,男孩子们放小鞭炮,成年男人则会参与一种趣味比赛,比谁毽子踢得远……

晒谷场除了晒稻谷、麦子、黄豆和茶籽,还是露天放映场。只要村里放电影,我都会早早地把凳子搬到晒谷场上,抢占有利位置。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英雄儿女》《南征北战》《上甘岭》,还有《奇袭》等影片,都是在这儿看的。

这片晒谷场,还是我们读书时的操场。每天上午,100多名中小學生集中在此做广播操,上体育课时会安排滚铁环、拍皮球等。晒谷场的北边,是我读初中时的教室,我清楚记得,当时狭窄的教室里摆放着三排共十几张课桌,我们每天都要从晒谷场走过,然后跨过几个台阶进入教室。如今,50多年过去了,我还常常会梦到在这里读书时的场景。

晒谷场最让我难忘的,还是48年前、也就是我18岁那年,当时我胸前戴着大红花,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装,在阵阵锣鼓声中,在乡亲们的拥簇下,从晒谷场踏上从军路。

如今,晒谷场消失了,但留在我心底的一些美好往事却怎么也不会抹去。



美餐

李陶 摄

□乡村美食 徐浩然/文

记忆中的油豆腐

气温突然下降,把人们拽到寒冷的冬日,我的记忆却温热起来。

奶奶家背靠山,面朝河。上世纪,人均收入低,为了省钱,往往自家做豆腐、炸油豆腐吃。每到冬至,村民们便开始忙活过年的事,准备腌菜、做年糕。而这时,奶奶也会准备炸油豆腐给我们过年时吃。

前一天晚上,奶奶会将黄豆泡上,等到第二天,一粒粒黄豆泡得浑圆,就可以做豆腐了。端出家里的石磨,泡涨的黄豆被奶奶倒进磨盘上的小孔里,随着石磨旋转,一滴滴生豆乳便从石磨溢出来,接着流到木盆里,一滴又一滴,仿佛浓浓的奶昔一般不断地流出。随后,奶奶便会拿来纱布过滤,等生豆浆收集完毕,就开始煮豆浆了。

奶奶家的土灶被烧得滚烫,随着一把又一把干柴化成烈火,锅里的豆浆

开始沸腾,不断地冒泡。奶奶用大勺子去掉表层的泡沫,凉几分钟后,一边用一根大木棍搅和着,一边加入卤水,慢慢地豆腐花就形成了,像水雾中飘扬的柳絮一样沉淀出来。等豆浆水渐渐透明,奶奶便会小心翼翼地用勺子把豆腐花舀到纱布里包好,端来水井边早已洗好的大木盒,把包好的豆腐花放进去,再压上木盖,放上几块石头,过上一段时间,白嫩嫩的豆腐便成形了。

油炸豆腐是我最喜欢的。起一大油锅,奶奶用菜刀把豆腐切成一条条的小长条,用筷子夹起,沿着锅壁边滑下去。“哧”,一股喷香的油味瞬间在低矮的厨房里散开来,这时我总会在一旁拼命地吸着鼻子,恨不得把这油香都吸进肚子里。“噗嗤,噗嗤”,一块又一块豆腐被放进锅里,慢慢地,雪白的豆腐变得金黄金黄。刚炸好的豆

腐色泽澄黄鲜亮,我顾不上烫嘴,用筷子夹上一块,吹了吹便一口咬下去。嗯,外酥里嫩,就着一点辣椒酱,那滋味让我欲罢不能。

那时候没有冰箱,为了保存油豆腐,奶奶会先在瓦罐里撒上一层盐,再铺一层油豆腐,再撒一层盐……这种盐焗的方法,能保存好长一段时间。或者用细绳把油豆腐串起来,挂在灶头上风干。油豆腐可炒可炖,和芹菜一起炒是一种美味,和肉骨头一起炖,又是另一种美味。鸡鸭猪鱼,豆菜椒萝,油豆腐能与之随意组合,将中华美食文化的包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如今奶奶一个人在家时很少做油豆腐了,但每当我们去她那里,她总会想方设法弄来油豆腐让我们解馋。或许奶奶也知道,那油香四溢的豆腐不仅是一种美食,更是一个游子对故乡的思念。

□大地风情 尹晓华/文

瓦片上的霜